

长篇报告文学

非常歲月

熊诚／吴颖◎著

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熊诚／吴颖◎著

非常歲月

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熊诚,吴颖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39-3166-6

I. 非… II. ①熊… ②吴…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1470 号

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

著 者 熊 诚 吴 颖

责任编辑 蔡志翔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崔建文

封面设计 兆远书装

版式设计 涂 玲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邮 编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1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3166-6/I·147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2007年2月19日，是一代伟人、继毛主席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作为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人，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缅怀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呢？我自然选择了邓小平同志和江西的情缘，想到了邓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几次起落与江西的联系，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文革”期间下放在江西新建县监督劳动这一历史事件。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的杰出伟人，他最光辉的亮点就是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而在“文革”期间邓小平同志羁居江西新建县三年的监督劳动和生活经历，已成为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乃至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的重要社会实践活动，正是因为邓小平和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劳动人民在一起，深切地体验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感受，才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从而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认识与探索。所以说，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最初形成是和在江西新建县监督劳动这三年有着密切联系的。为了真实、客观并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我创作完成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并以此来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

(一)

本书主要描写的是邓小平同志下放江西新建县三年来监督劳动的生活经历以及

他对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思考。

1966年，我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已被历史证明了是极其错误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被加罪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邓小平同志因此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挫折，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同志从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革职变为监督劳动的工人。地位的反差、环境的危难，并没有磨灭他的革命意志，动摇他的崇高信念。他每天在羁居的将军楼院子的沙石路上，一边踱步锻炼，一边沉默思考；在院子通往工厂之间的小路上下班的步行当中，总结着党和国家以及他的人生征途上的经验教训，久而久之，沙石地上被清晰地踏出一条小道。因为这是邓小平同志在逆境中意志的体现、信念的体现、思想的见证，所以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邓小平小道”。

邓小平同志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这次被打倒，下放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把邓小平抛入了社会基层，使他有较长的时间与老百姓在一起，以“老邓”的身份走下去倾听群众的声音，也使他有时间坐下来认真读书。这段“非常岁月”，使他有较长的时间了解基层、体察民情。邓小平曾感慨地说，他一生奔波，除了江西，从未在一个地方闲居过一年以上。1969年10月22日—1973年2月19日，他在江西度过了1215个日日夜夜，先在工厂劳动，林彪叛逃以后，从1972年11月到1973年2月，邓小平曾先后获准到吉安、赣州所属的井冈山、宁冈、泰和、兴国、会昌、于都、瑞金等地参观、调研。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所到之处话语不多，但卓有见地。1972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瑞金县参观了红都糖厂、县塑料厂、县工艺美术厂之后，对陪同他的县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说：“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我们还需要努力。”在当时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邓小平同志在江西新建县下放监督劳动的羁绊之旅，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特殊的艰难历程。

1997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上致词说：“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特别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显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他在下放江西新建县监督劳动时所进行的思考是有密切关联的。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写好本书，我历尽十年工夫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搜集素材和资料准备工作，采访了曾与邓小平同志朝夕相处、接触较多的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健在的工人同志们；采访了曾经接待过邓小平同志调研活动的地方负责同志；采访了在那段艰难岁月中开车送他去乡下参观、学习和调研的司机同志。本书在描写史实的过程中，力求探索伟人在困厄中的心路历程。我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还原真实的态度，认真创作这样一本书，可以说，不仅对有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人具有震撼力，对当今时代的人来说，也具有相当的亲和力。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需要塑造他伟人的风采和人格的魅力，从另一个角度说，又需要表现他高尚的父爱和刻骨铭心的亲情。如果这部作品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就能够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这不是一般的文学创作，而是对一个伟人、对中国一段特殊历史的交代）。

(二)

发掘历史的记忆是为了明天的创造，弘扬革命的过去是为了未来的辉煌。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开掘：

一是浓墨重彩地表现邓小平同志的伟人风采，即表现邓小平同志在困厄中的坚定信念、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我尽量不触及“文革”中的敏感问题，淡化了“文革”氛围，能回避的都回避了，实在不能回避的基本上是一带而过，注意了分寸的把握和拿捏。本书着重点是写人，写邓小平同志的本身，以人为主，以人带史，重在人物的刻画和塑造。情节线索的安排也力求做到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深邃的感情描写互相贯穿，以求达到水乳交融的效果，从而感染读者。

二是表现邓小平同志在三年艰难岁月里与工人同志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这方面我着重写了工人们对邓小平同志身心健康、个人安危、生活起居等方面关心，写了邓小平同志的言行举止对工人们的思想影响和教育。

三是表现了邓小平同志在人生低谷时期高尚的父爱和刻骨铭心的亲情。一个普通人的父爱亲情只要写得好就能打动人，何况一个伟人呢？正是基于此，我用了一

定的篇幅来描写邓小平同志的人之常情，天伦之乐，这也是使本书能够生动感人的要素。

四是表现邓小平同志深怀忧国忧民之心，身处逆境中，仍然在不断总结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强国富民的宏伟蓝图作出了深刻的思考。1973年邓小平同志回京后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时，在外宾到来之前，毛主席问邓小平：你在江西三年都干了一些什么呀？按常理说，邓小平原本有千言万语要对主席讲，毕竟三年监督劳动，从未见过主席。可邓小平同志略加思考后，只回答了两个字：“等待。”话不多，可寓意深刻而丰富。在江西省新建县监督劳动的三年里，邓小平同志有时间静下来读书学习，有时间静下来思考问题，有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有时间锻炼身体，为今后重返中央担当重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也是邓小平同志三年劳动改造“非常岁月”的本身意义的全部所在。因此，我真诚地盼望这本书：

让更多的人阅读；

让更多的人思考；

让更多的人在阅读中得到文学美感的享受和快乐；

让更多的人在思考中产生新的希望和力量。

熊 诚

2006年8月22日

东风敢为百花先

(代序)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之际，熊诚同志完成了《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一书。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了邓小平同志在江西度过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让我们得以知晓了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处于人生低谷中的他，那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身居社会底层与百姓结下的深厚情谊；困厄之中更为勃发的父爱亲情。

捧读这部作品，我深切感受到，在诸多反映小平同志的文章中，除去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外，至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本书这样，以文学的笔调，如此详尽细腻地描绘出小平同志在这一阶段的生活与斗争。从这个角度而言，熊诚同志无疑是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许，自此而始，将会涌现出一批如此反映领袖风采的文学力作。这是我由衷钦佩作者的原因之一。

二十多岁就曾遭受过第一次打击的小平同志，花甲已过，又遭遇了第二次的流放，以常人之心而论，多有的是沮丧、怨恨。细读这部作品，我们发现，伟人之所以是伟人，自有其奥秘之处，即使在最困厄之中，小平同志仍是那么乐观，对生活充满着挚爱，对事业寄予着希望，哪怕是回首往事，也是那么积极。或许，这也是作家极想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自信，是做人第一等重要的，即使面对着厄运！真情未必不丈夫，动情之处，书中比比皆是，而几次催我泪下的，则是小平同志被打入社会底层后，那种自然呈现出的平常心态、勇陈直言的那大胆略、择时上书的大

智慧以及无时不喷发着的对妻子的情爱、对子女的父爱，内中诸多细节，令人难以忘怀，我相信，但凡有幸读到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与我一样有着同感。

多年来的阅读，已使我们的思维、判断，形成了某种定式，但凡描写到领袖人物，作家必将其写成尊神，读者读之，无从与其沟通。而读本书，我们会为小平同志的每一次身陷两难境地而忧虑，会为他巧妙地一次次“解扣”而欣喜，为他的渐入佳境而庆幸，同时也在反省着自己：“如果是我，将会……”时时，我们忘却了这是位伟人，我们只是将其当成了身边的一位长者，生活中的一位智者，努力地欲从字里行间，将其当成做人的楷模，极力想从中吸取到点什么，以便能更从容地面对多变的人生际遇。我揣摸，这里不仅是作家的写作技巧在起着作用，更是作家对小平同志这段艰难岁月的生活的一种感悟，在牵引着我也去感悟。

本书即将开印，作家嘱我为序，竖子不才，何敢为之？只因我与作家熊诚曾是电视剧剧本的合作者吧？！他的本意，大概是念及我对这段岁月的了解，想让我有所挑剔。他不会想到，我交出的却是一份上面的文字。嘻嘻，此为序！

巫 猛

2006 年 10 月 15 日

引 子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下放江西省新建县监督劳动的日子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成为了往事。真可谓人生几度，岁月无痕。

2007年2月19日，就是一代伟人、为十三亿中国人民带来福音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伟大领袖、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小康社会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缅怀这位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杰出伟人，还是让我们再次探寻他羁居江西省新建县的足迹吧！

话还得从1969年10月间说起……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东风敢为百花先（代序）	1
引子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4
第六章	105
第七章	125
第八章	142
第九章	159
第十章	176
第十一章	193
第十二章	212
第十三章	235
第十四章	255

第十五章	274
第十六章	293
第十七章	311
第十八章	326
第十九章	345
第二十章	363
后记	381

第一章

惨结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遙山色。

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除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

——赵鼎·满江红

1969年10月18日。

北京。

这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惊雷滚滚，狂风席卷和包裹了昏天黑地的北京城。天安门广场前那个整天无数人头攒动的长长的大字报栏前已经空无一人，只有雷声轰响，暴雨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啸着，跟狂风争鸣……

漆黑的夜，从雨中暗处钻出几个人影，跑到大字报栏前，寻找着什么。倾盆的雨打得大家睁不开眼睛。为首的工人皱眉耸耳，着急地说：“别找了，反正全都是无中生有、恶毒攻击的屁话，全撕了！”

另外几人稍一迟疑，问：“那不把革命的大字报也撕了吗？”为首的工人身材魁梧高大，果断地说：“这年头，黑白颠倒，善恶不分，良莠不辨，你知道谁革命谁不革命来？撕哪张都够上个反革命，快动手吧！”

几个人不由分说飞快地撕起大字报来……

这时，突然有脚步声传来，为首的工人说：“来人了，撤！”这几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脱兔的敏捷掏出袖章边胡乱地往胳膊上套，边狂奔而去。

几个工人纠察队员追了过来：“谁？站住，站住！”然而大字报栏前早已没了人影。其中一纠察队员发现了地上那些被撕了的大字报，惊呼：“排长，你看，又有人在撕……”

排长忿忿地咬着腮帮：“哼，还真有种，贼胆大呀！”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怀仁堂旁边的胡同里，一个叫“含秀轩”也称“三号院”的住宅在持续了近两天的倾盆大雨中沉默，紧闭。这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此时的囚禁之地。北屋内，卓琳正在将一些灰色的毛线劈细，分成像开司米那样细细的线，她的身边搁着邓小平那件灰色羊绒开司米毛衣。

“这件穿了二十年的毛衣，是上海刚解放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晓给你买的。老兄，还记得吗？”

邓小平凝立窗前，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狂风急雨，香烟的烟雾不时飘起。这是什么样的雨？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不是细润如酥的杏花雨，而是霏微凄冷愁煞人的秋雨，“雨到深处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耐人寻味，亦寒气逼人。这段时间，始终是秋霖脉脉，阴晴不定。不知此时外面是什么样子，是否烟十里，雨十里，长街十里？这让人想起巫山夜雨，那像是饱蘸墨汁浇下来的看不见来处的雨，像是一个奋笔狂草的书法家，诡秘而高深地把一个“夜”字写得浑然一体，让人摸不着边际……老子曰：“飘风不冬朝，暴雨不冬日。”是说暴风不会刮整整一个早晨而不停，骤雨也不下了一个整天，因为天地的狂暴力量是不能持久的，此话并非绝对如此。这倾盆的大雨不就已连连下了将近两天吗？是谓有如齐妇含冤三年不雨；邹衍下狱，六月飞霜之情出现吗？屈原在《卜居》一篇中，曾叹“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还有宋代杨亿蒙谗，唐朝狄梁被谮，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宋代杨亿担任执政，曾遭受了不少谗言；唐代武则天曾经对狄仁杰说：“有人进谗言诽谤你，想知道吗？”狄仁杰说：“陛下认为有过，臣就改正；认为无过，就是万幸。至于进谗言之人，我不想知道。”因为狄仁杰因功被封为梁国公，所以被称为“狄梁”。邓小平停止了思考，转过身来，用目光寻找着烟灰缸，可当他走到桌前烟灰缸边正要捏灭手中那半截香烟的时候，却又停住了。

卓琳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垂着眼睑的邓小平，他那严肃的视线仍不失从容与平静。她熟悉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她摇了摇头，收住了目光，说：“这胳膊肘还是

又破了，再补补还能穿。”说完，看了一眼烟灰缸，默默地从里面捡起一截尚未抽完的烟，擦着了火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邓小平望着她，有些无奈地说：“别抽了，你血压那么高，心脏也不太好。现在烟瘾比我还大，将来怎么办呢？”

卓琳心烦意乱，不知何从，吁嗟默默，轻叹一声。“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们。只要能见到他们，我马上不抽了。”她的话让邓小平的心轻轻地颤了一下，无语地将手中的烟捏灭之后，放入了烟缸之中。

望着重新站到窗前观雨的邓小平，卓琳捋了捋头发，想了想，悄然无声地捏灭了烟，拿起了毛衣，边忙碌着边说：“看来，这风，这雨，一时难断，还不知闹到什么时候，我们准备着吧。”

又是一声雷电霹雳，强烈的闪电中，能看到窗外瑟缩的树叶。院中，黑茫茫的夜幕里，漫天的大雨继续触动着邓小平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感情……此时的他不知道，这深秋时节非同寻常的雨，是他人生一杯壮行的酒……

雨幕中，几辆轿车急驰过戒备森严的翠微路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的大楼。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在随从人员的簇拥下走进大楼。佩械站岗的战士肃然敬礼。总参谋长径直走过，空军司令抬了抬手算是回礼。几个人匆匆的脚步拾阶而上，向楼上走去。寂静的走廊只有几个人嘎嘎作响的脚步声回荡。总参谋长等人漠然走进一间小会议室，会议室内，早已等候多时的九个专案组成员肃然起立，敬礼。专案组成员李卫红首先向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汇报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过反复查邓小平的档案，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原有疑问，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空军司令听后，淡淡地说：“入团、转党的问题不用再提了。”说完，见总参谋长闻言眉宇一皱，他从皮包里掏出份文件，无声地推给了总参谋长。

这是周恩来作的批示，上写：“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总参谋长看罢，朝空军司令微微地一点头。空军司令道：“邓小平入党的问题，介绍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总理作了个批示，你们邓小平专案组可以传阅一下。他的历史问题没有进展，那么重点就放在查他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上。”

说完，用目光示意李卫红接着说。李卫红接着汇报：“邓小平同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反革命窃听、招降纳叛，包庇坏人、叛徒、特务等两部分罪行，已获得了不少证据，准备送呈首长审阅。”说着，望向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总参谋长无

语地点点头。李卫红说：“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总参谋长又是点头，而后问道：“对邓的现行问题，调查要抓得更紧点。有什么困难吗？”李卫红回望了一下旁边的专案组成员，迟疑了一下。空军司令看在眼里，鼓励说：“有就说嘛，我们来，就是为大家解决困难的。”李卫红于是鼓足了勇气，说：“邓小平的问题，仅靠揭发材料，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这……困难是很大。”

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都微微地一愣。空军司令说：“可以抓紧调查取证嘛。上两个月，黄总长和我不就安排了你们找聂荣臻进行调查嘛。结果怎么样？”李卫红说：“谈了四十来分钟，聂荣臻不过是……”说到这里，他不觉止住了口，不知道该如何汇报下去，总参谋长眉头一皱，空军司令催促道：“说！”“他不过是把邓小平的履历从头到尾背了一遍。”空军司令紧接着问：“那罪行呢？问题呢？”

李卫红答：“只言片语也没涉及，最后，聂帅说了一句……”看李卫红如此吞吞吐吐，空军司令有些不悦，盯着他追问：“说了什么？”李卫红只好硬着头皮说：“聂帅说了一句：‘我身体不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然后，在秘书的陪同下，头也不回地走了。听了半天，一无所获。”

空军司令极为尴尬。总参谋长咬着牙关，腮帮肌肉紧绷。沉默了一会儿，空军司令清了清嗓子，为众人打气：“是啊，困难是有。这几个月，大家冒着炎炎烈日，整天奔忙，找了很多在京的人证进行调查，像滕代远、袁任远、莫文骅这些他的老部下，而张云逸还让你们吃了个‘闭门羹’。这一切说明，你们专案组是支挺能战斗的队伍嘛。我们的同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看到光明，这个案，我们是搞定了的！”这番蛊惑人心的话令专案组九人顿时兴奋起来，大家的目光一齐望向李卫红。

李卫红又鼓了鼓勇气，说：“还有，就是……”

“说，说嘛。”空军司令继续鼓励李卫红说：“邓小平专案组，只是挂在‘二办’贺龙专案组名下，大家觉得这与‘党内第二大走资派’的名誉太不相符合，最好是能升级、单设。”

李卫红说完，紧张地看着空军司令和总参谋长。

空军司令眉头一皱，没想到一鼓动，鼓动出了这个难题。只好以忿忿之心应付说：“嗯，这事由中央来定。”

见众人有些失望的模样，总参谋长补充道：“邓小平不能提审，还可以从侧面

突破嘛。秦城监狱的彭真、刘澜涛、李楚离，小汤山监狱的安子文，还有由我们看管的杨尚昆、肖华等等。什么叫专案组？就是专门揪住这案子不松手！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听到什么风声，你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众人兀然起立，“是！决不松手，决不动摇！”

这就是我们那个灰色的年代，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态度、表情，这样、那样的决议都仅仅是结果而已，而原因则隐藏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悄然进行着的会议及聚会当中。曰觊觎，曰睥睨，总是私心之窥望；曰倥偬，曰旁午，皆人事之纷纭。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而且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这些人令人狰狞的面容和贪嗔纷扰的心……

夜阑更深，总参谋长、空军司令等人走出了“二办”大楼。

几辆车依序驶近停靠在门前。空军司令抬头望望漫天夜雨，皱了皱眉。总参谋长说：“坐我的车。”空军司令看看他，知道他有话要说，随总参谋长上了同一辆车。

几辆车驰离“二办”。车内，空军司令瞥了眼总参谋长，问道：“有什么消息了？”总参谋长说：“已定下了，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全军处于一级战备。北京实行战备疏散。”空军司令问：“对他们怎么处理？”总参谋长答：“这是个机会。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这一批人，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等六个省去。”空军司令恍然大悟：“怪不得。”总参谋长不得其解：“什么？”空军司令解释说：“周那边有个意思，把邓小平、谭震林两个专案组撤消。”总参谋长说：“我们搞我们的。”空军司令说：“我没对专案组透风。”总参谋长说：“只要人一遣送，就由不得他了，那几个省都在我们的控制中。”“定在什么时候？”空军司令最后问。总参谋长沉默了片刻：“首长还在等待时机。”两人心如溪壑，犹豫多疑，狼狈相倚。

此时，周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正请汪东兴入座。

一个工作人员送上一杯茶后无声退下。汪东兴笑着说：“总理真会抓差呀！”周恩来答道：“我这也是无计之计呀。你随主席这趟出去，也不知什么时候回京。有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就办得了的。我报告了主席，请你留下，帮助做些工作。”汪东兴说：“主席批准我留下十天。我听你的，总理。”

周恩来沉吟了片刻，然后说：“如果真要疏散，我们要有所准备。下去的同志，都要谈一次话……”“如果……”汪东兴意味深长地问。周恩来没接话，只是